

顧頡剛編

吳歌甲集

民俗、民間文學影印資料之三十八



吳歌甲集

顧頡剛編

上海文藝出版社

影印出版说明

本书为《吴歌甲集》和《吴歌乙集》之合并册,分别于一九二六年、一九二八年由北京大学歌谣学会和民俗学会出版。《吴歌甲集》原开本115 mm×210 mm。《吴歌乙集》,现据重排本影印。

吴 歌 甲 集

(影印本 1990年8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七厂印刷

ISBN 7-5321-0625-X/I·501

定价: 6.90元

胡 序

我在七年前，曾說：

並且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儘可以有“方言的文學”。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如英國語言雖漸漸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島之內至少有一百種方言。內中有幾種重要的方言，如蘇格蘭文，愛耳蘭文，威爾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學。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後，有了標準，不但怕方言的文學與他爭長，並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它新材料，新血脈。（答黃覺僧君，胡適文存一集，一，頁一五三）

當時我不願驚駭一班提倡國語文學的人，所以我說這段話時，很小心地加上幾句限制的話，如“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如“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後，有了標準”等話，在現在看來，都用不着了。

老實說罷，國語不過是最優勝的一種方言；

吳 歌

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有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着這一點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裏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這是從“國語文學”的方面設想，若從文學的廣義着想，我們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學要能表現個性的差異；乞婆娼女人人都說司馬遷，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張三李四人人都說紅樓夢，儒林外史的白話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見到這一層，所以魯智深與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話，金瓶梅裏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話見長，平話小說如三俠五義，小五義都有意夾用土話。南方文學中自晚明以來崑曲與小說中常常用蘇州土話，其中很有絕精彩的描寫，試舉海上花列傳中的一段作個例：

雙玉近前，與淑人並坐牀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雙玉頸項，把左手按着

開 片

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裡來裏一等園，也像故歇實瓶樣式，淘坐來俱說個閒話，耐阿記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裡在一等園，也像現在這樣了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却減少多多了。

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用紹興土話做的，那篇小說要增添多少生氣呵！可惜近年來的作者都還不敢向這條大路上走。連蘇州的文人如葉聖陶先生也只會學歐化的白話而不肯用他本鄉的方言。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詩集裡有一篇一條金色的光痕，是用硤石的土白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學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嘗試，其中最精采的幾行

昨日了我一早走到伊屋裡，真是罪過！
老阿太已經去哩，冷冰冰歐滾在稻草裏，
野勿曉得幾時脫氣歐，野唔不人曉得！
我野嚇不法子，只好去喊攏幾個人來，
有人話是餓煞歐，有人話是凍煞歐。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風野作孽有點歐。

吳 歌

這是吳語的一種分支；凡懂得吳語的，都可以領略這詩裏的神氣，這是真正白話，這是真正活的語言。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語產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遠。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遊宦與駐防，近年京調戲劇的流行：這都是京語文學傳播的原因。粵語的文學以“粵謳”爲中心；粵謳起于民間，而百年以來，自從招子庸以後，仿作的已不少。在韻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績的了。但於今海內和海外能說廣東話的人雖然不少，粵語的文學究竟離普通話太遠，他的影響究竟還很少。介於京語文學與粵語文學之間的，有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爲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佔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所謂南蠻鴉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繫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

胡 序

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吳語文學向來很少完全獨立的，崑曲中的吳語說白往往限於打諢的部分，彈詞中也只有偶然插入的蘇白，直到近幾十年寫倡妓生活的小說也只有一部分的談話用蘇白，記敘的部分仍舊用官話。要尋完全獨立的吳語文學，我們須向蘇州的歌謠裡尋去。

顧頡剛先生編的這部吳歌甲集是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甲集分爲二卷：第一卷裏全是兒歌，是最純粹的吳語文學。我們讀這一卷的時候，口口聲聲都彷彿看見蘇州小孩子的伶俐、活潑、柔軟、俏皮的神氣。這是“道地”的方言文學。（“道地”起于古代分全國爲諸道，宋嚴羽答吳景儼書云：“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雜帛者必分道地。”今日藥店招牌還寫着“川廣道地藥材”，這兩字用來形容方言的文學最適宜。）第二卷爲成人唱的歌，其中頗有粗通文事的人編製的長歌，已不純粹是蘇白的民歌了。其中雖然也有幾首絕好的民歌，——如“快鞋”，“摘菜心”，“麻骨門門”——然而大部分的長歌都顯出彈詞唱本的惡影響：浮泛的濫調與爛熟的套語侵入到民歌之中，便減少了民歌的樸素的風味

吳 歌

了

顏剛在他的自序裏分吳歌爲五類：(1)兒歌，(2)鄉村婦女的歌，(3)閨閣婦女的歌，(4)農工流氓的歌，(5)雜歌。我讀第二卷的感想是嫌他收集的閨閣婦女的歌——彈詞式的長歌——太多，而第二和第四類的真正民歌太少，這也難怪。顏剛生長蘇州城裡，那幾位幫他搜集的朋友也都是城裏人，他們都不大接近鄉村的婦女和農工流氓，所以這一集裏就不免有偏重閨閣歌詞的缺點。這些閨閣歌詞雖然也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習慣，却因爲沿襲的部分太多，創造的部分太少，剪裁不嚴，言語不新鮮，他們的文學價值是不很高的。

我們很熱誠地歡迎這第一部吳語文學的專集出世。顏剛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們都很敬服。他的寫歌雜記裡有許多很有趣味又很有價值的討論（如論“起興”等章），可以使我們增添不少關於詩經的見識。但我們希望顏剛編輯乙集時，多多採集鄉村婦女和農人流氓的歌。如果甲集的出版能引起蘇州各地的人士的興趣，能使他們幫助採集各鄉村的“道地”民歌，使乙集以下都成爲純粹吳語的平民文學的專集，那

胡 序

麼，這部書的出世真可說是給中國文學史開一新紀元了。

胡適。

十四，九，二十夜，北京。

序 二

顧剛編的吳歌，四年前我曾於晨報副鐫上讀過一小部分，並因研究男孤婦裏‘如今在黃泉路上步黃房’的‘黃房’，哭七七裏‘叫安童担掃靈前座’的‘担’字，與顧剛建功寫過兩封信討論考證歌謠中方言的方法，其時研究所國學門還沒有成立。現在我們的歌謠研究會出版各地專集，吳歌就是其中的第一種。編者因我是牠的老朋友，叫我在卷頭寫幾行字。雖然我對於歌謠，尤其是蘇州的歌謠沒有一點研究，却不能不在這裏說幾句外行話，聊盡老友之誼。

‘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固然是我們大家熱心要提倡的，但這個決不是單靠著少數新文學家做幾首白話詩文可以奏凱；也不是國語統一會規定幾句標準語就算成功的。我以為最需要的參考材料，就是有歷史性和民族性而與文學和國語本身都有關係的歌謠。歌謠之中尤以江蘇的為能以優美之文辭，表現豐富之情緒。漢書地理志論吳地風俗的一段說：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

吳歌

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致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路同。”

而藝文志載地方歌詩，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實居其首。這是江蘇歌謠在歷史上的價值。現在顏剛搜集的吳歌，雖不能說盡是有精彩的技巧和思想，但是那種旖旎溫柔情文兼至的風調，總不能不推牠爲南方歌謠中的巨擘。這一點就足以值得研究文學和國語的人的注意。

這裏還有一點要附帶聲明的，就是此書的命名問題。從前我雖曾反對過用‘吳歎’‘吳歌’等名稱，以爲不應該以廣狹異域界限不清的古代國名範圍現代的歌謠，如今我却幡然改途，不反對而贊成了。你看楊雄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裏所注明的方言，通行至狹的是楚，秦，晉，宋……等國；稍廣則注燕代，荆吳，周鄭，雍梁，南楚江湘之間……等名；更廣則注自關而

序 二

西，秦晉梁益之間，晉宋衛魯之間，汝潁梁宋之間，陳齊海岱之間等名；却没有一處用漢代當時郡縣名稱的。有人疑此爲古人著書體例疏略，或是拘泥好古之弊，其實不然。要知道方言因交通的關係而仍是變動不居的。倘是要把牠分布的形勢通行的區域畫分得很清楚，那非經過一番實地精密的調查，委實難於確定，所以與其失之於狹，毋寧失之於廣。這或者是楊雄用較廣的國界和山脈河流來範圍一種方言的用意。歌謠的性質也和方言仿佛，所以我終於同意於顏剛之命此書曰吳歌。

沈兼士。

十四，十二，十一。

備 序

俞 序

顏剛屬我爲這書做序，我遂草草的寫了：

我有一信念，凡是真的文學，不但要使用活的話語來表現牠，并應當採用真的活人的話語。所以我不但主張國語的文學，而且希望方言文學的產生。我贊成統一國語，但我却不因此贊成以國語統一文學。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如膠似漆的挽手而行，固不失爲一個好理想；不過理想終究只是理想，不能因牠的好而斗變爲事實。方言文學的存在——無論過去，現在，將來，——我們決不能閉眼否認的，即使有人真厭惡牠。

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學不但已有，當有，而且應當努力提倡牠。這自然和國語熱的先生們有點背道而馳的樣子，然而我常常作此想。我主張儘量採用方言入文，其理由有二：

(1)凡一切文學中的人物，都是應當活靈活現的。現在真的活人們口中所說的，大都是龐雜的方言。文學的描寫如不要逼真則已；如要逼

吳 歌

真，不得不採用方言以求酷肖。否則蘇州耕田的人對他的母親“慇哪”，“慇哪”的稱呼起來，側耳聽之，豈非奇蹟乎？活人們口中沒有統一的話語，就不會有單純用一種語言來創作文學的可能。申言之，就是國語沒有統一以前，不會有純粹的國語文學；如有，那無非冒牌罷了。

(2)作者於創作時，使用的工具原是可以隨便的，用雅潔純正的文言（例如老虎），或用嶄新的國語，或用土氣的方言，或用英法德俄日文，或用“愛斯不難讀”，……都可以。但是，恕我又要說句討厭的話，我覺得最便宜的工具畢竟是“母舌”，這是牙牙學語後和小兄弟朋友們搶奪泥人竹馬的話。惟有牠，和我最親切稔熟；惟有牠，於我無纖毫的隔膜；惟有牠，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於諸君之前。這種話的神氣自然是土頭土腦，離“漂亮”，“流利”，“簡潔”等等差得遠。只是，記住了，你既一不做演說者，二不做辨論者，三不做外交官，四不做國語專家，五不做太太小姐們的情人，……爲什麼厭棄你的舊年伴侶而力趨時髦呢？你如要學學雅正的文言，以取媚于老虎，我無間言。但你竟無意於此，而想于茶餘酒後寫篇詩文自抒其情懷，我敢以十三

分的誠意勸你不必

講到這裏，我又自恨了。沒有鄉土的人真是畸零啊！蘇杭誰是我的故鄉呢？我不知道。做京兆人好得很！——不成，你知道的，我的京腔是多們蹩腳，雖然似勝于韻剛，如拿着我的名片看，這上面明明寫着“浙江德清”；但考其實際，我只在德清縣城河裏泊了一夜船，而德清人的話十句倒有八句不懂。

比較起來，在蘇州一住十六年不爲不久，而方言的知識終欠高明。吳聲的歌唱雖然慣聽，但對於韻剛所結集的吳歌甲集又好意思講什麼呢？韻剛才真是蘇州人，恭維他兩句，隔靴搔癢，怕他未必愛聽。我還是發發議論罷。

原始的詩與歌謠不分，這是事實。我却覺得即到現在，牠們的分割也不是絕對的。即如此書中所收，名爲山歌，儘有許多極好的詩。（我前在上海，得讀一遍，現在不能徵引了。）沒有詩意的歌謠固然有，但打開名家的集子，沒有詩意的詩又何嘗少了。歌謠流行於民間，以土話寫的；詩流行于士大夫間，用文言或國語寫的。若打破這看不起鄉下人的成見，我們立刻感到詩和歌原始的意味了。

吳 歌

吳聲是何等的柔曼，而歌詞又何等的溫厚，我們若搭足紳士的架子忽略牠們，真是空入寶山，萬分可惜。在此不得不感謝顏剛編次之功了。（做序終於恭維，這是一定的程式，“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顏剛和我都是愛談說詩經的，數千年之後，若再生一孔子，安見不把牠著錄於十五國風之外，另立一吳風呢？有厚望焉！此序。

俞平伯。

一九二五，八，二十一，北京。